“老外”调解员

■南非女孩来宁学习中国法律
■“神奇”的人民调解工作让她倾心
■直性子的她在调解纠纷时学会忍耐

凯特觉得人民调解员的“红心”徽章很浪漫

凯特说自己特别喜欢人民调解员的徽章，两个相连的橄榄枝上面，是一个由双手围成的“红心”。

“这很浪漫。”当宁海路司法所所长薛涛把徽章递给凯特的时候，凯特指着心形图案，跟大家开了个玩笑。但从事人民调解员的工作并不浪漫，如何融入中国社会，并且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调处纠纷，仍是凯特努力学习的方向。来自南非的“老外”凯特为了深入了解被西方人誉为“东方之花”的人民调解工作，在元旦前申请到宁海路司法所当了一名人民调解员。

调解工作让她学会忍耐

南非女孩来宁学起中国法律

2007年12月18日，凯特拿着南京大学法学院的介绍信来到宁海路司法所。“我想实习一下，将来做个人民调解员。”因为她的真诚，所长薛涛便把她留了下来。

凯特的父母都是英国人，但她出生在南非。18岁那年，她离开南非，在亚洲其他国家游历。到了一个国家后，她和别人一起帮助当地人，希望通过一定的资助来改变当地人的生活。但当地人对他们的资助行为似乎并不太感激。“我们不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，这是症结所在。”凯特开始反思。

2001年，21岁的凯特来到了中国昆明。“要帮助他们，就先了解他们。”凯特来到昆明理工大学学起了中文。良好的语言天赋，让她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就能和中国人流利地对话。

2003年，凯特又来到了南京，她被南京的文化所吸引，决定留在南京。凯特慕名来到了南京大学，表示想学法律，南京大学有关负责人同意了她的要求。同年9月，她入学了。

一次农村调查让她决定做调解工作

“我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。”去年已从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凯特说，她记得刚入学时，好多法律术语她都不了解，就用笔一个个地圈出来，再慢慢查字典。

有一年寒假，她随着同学去了农村老家，进行农民纠纷调解的调查。这样的调查让她受益终身。她们设计好了许多问题，如“平时有没有纠纷？”“是怎么调解的？”“对调解的结果是否满意？”刚开始调查时，凯特还怕农民们不配合，但是后来她发现，中国农村的农民十分淳朴，她甚至还跟一些农妇交上了朋友。

而在一些农妇向凯特敞开心扉的时候，凯特也发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。有一个农妇，结婚10年来，几乎每天都要挨丈夫的打，但她却一直忍着，不知道该如何维权。“法律是每个人用来维权的工具，但在人口最多的农村，很多人却不知道用这个工具。”

一个月的调查结束，凯特回来写了一份报告，也正是这份调查，坚定了她去农村做调解工作的意愿。她给自己定了五年的学习计划，然后去农村。

“有时候，我要克制怒火”

2007年6月份毕业后，凯特来到金陵中学，当起了兼职外语教师。在谋生的同时，凯特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，她来到宁海路司法所，当起了一名实习的人民调解员。

宁海路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工作一向比较出色，2007年一年，共调处社会矛盾纠纷980起。凯特来实习之后，只要一有需要调处的纠纷，所长薛涛就会把凯特叫来，让她学习纠纷是怎么一步步调解下来的。“学习的这半个多月来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，如何才能不去评判他人的对错，虽然我知道，正义是在谁的一边。”

一天，一个八旬老人来到了司法所，讲起了她的心酸故事。她有三个子女，却都不赡养她，于是，老人把三个子女都告上了法院。法院判决，三个子女每人每月支付老人生活费100元。然而，判决下来之后，有一个子女愿意给钱，但不愿意去看望老人，而另两个子女愿意去照顾老人生活，但不愿意给钱。

纠纷就交给了司法所。当老人和三个子女一起来到调解中心的时候，凯特的脸上是有怒气的，“孝敬老人是天经地义的，子女怎么能这样呢？”但薛涛告诉她，调解时一定要中立，一定不能评判双方的对错。

“我一直在克制。”事后，直性子的凯特告诉记者，当她克制着自己的怒火来倾听双方的倾诉时才发现，三个子女的说辞确实有需要原谅的地方，一个不能时时来看望老人的孩子是因为家住得比较远，而另外两个不愿意给钱的子女是因为家庭确实贫困。

虽然这个纠纷目前还没有正式调解成功，但凯特心里已有了最后的解决方法，“老人缺的并不是钱，如果子女都能去看看她，她的心就会得到慰藉。”

“东方之花”的魅力让她倾心

这个被西方人誉为“东方之花”的人民调解工作，在解决矛盾纠纷中发挥的“神奇”魅力已让凯特越来越倾心。“虽然调解是以法律为基础的，但好多矛盾，并不是仅仅依靠法律就能解决的。”

在凯特参与的一起调解中，一个智障人士一直让她挂怀。今年30岁的华生（化名）小时候生病留下智障后遗症，生活难以自理。他的亲生父母在1995年经法院调解离婚，他跟母亲生活。位于南京四卫头的住房产权，在1998年由其父亲取得。2005年，华生的父亲再婚，并把房子过户给了继女。但是不久后，华生的亲生父母相继过世，华生将来的生活成了问题。

华生的亲戚找到华生的继母，希望能够讨要房子的产权。随后，鼓楼区法律援助中心为华生指派了援助律师，但是律师发现，纯粹从法律层面讲，华生无权要求产权。于是，司法所决定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此事。凯特参与了其中的调解，而华生的继母也通情达理，最后答应每月给600元生活费。

这个结果让凯特大为惊异，在她的思维中，这种事情在国外是必须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的，但中国的调解制度却如此完美地解决了矛盾。

通讯员 黄涛 快报记者 朱俊骏/文 快报记者 赵杰/摄